



塔其

## 蘇聯最高蘇維埃代表大會

蘇聯最高蘇維埃代表大會於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廿七日召開，會期二天。第一天會議中審議蘇聯政府提出的一九八五年國家計劃及預算案，在討論過程中強調了這兩個草案都符合蘇共和蘇維埃國家努力的目標。在計劃中，一九八五年的工業將增產百分之三點九，農業增產百分之六點七。會中指出，八四年蘇聯人民的實際收入提高了百分之三點三，計劃八五年也提高這麼多。

此次例行會議於廿八日閉幕，會中通過了一九八五年的社會與經濟發展計劃及國家預算兩案。在通過的國家預算案中，較特出的是提高國防預算，佔總預算的百分之四點九，達一百九十億六千三百萬盧布（一九八四年的國防預算為一百七十億五千四百萬盧布）。蘇聯提出的理由是，帝國主義的擴張和尖銳化的國際局勢。蘇聯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賈布佐夫（V. F. Garbuzov）指出，蘇聯正致力於提高國防力量，但並不想在軍事上超越美國。西方專家則認為，蘇聯再度加強國防、提高國防經費，是報復西歐部署巡弋及潘興二號飛彈；專家們且認為，蘇聯官方透露的國防預算數字僅是其真正國防經費的小部份，據估計，蘇聯真正的國防經費約佔其總預算的百分之十五（蘇聯當局對這種說法一向予以否認）。至於蘇聯當局為何要向外公佈它增加了國防預算，駐在莫斯科的外交官認為，蘇聯的做法可能是要向自己的軍方及人民顯示它有能力與美國競賽。

在召開這次最高蘇維埃大會之前，並沒有召開例行的中央全會（每年例行的第二次蘇共中央全會已提早在十月份召開），這是十五年來的第一次。當局並沒有說明原因，然而外界認為這可能是：（一）領導階層在某些問題上發生歧見；（二）蘇共總書記可能有意在決定國家預算案及經濟計劃上突出最高蘇維埃的重要性，以改變外界一向認爲它是「橡皮圖章」的形象。

這次會議中有二名政治局委員（他們同時是最蘇維埃代表）未出席，他們是國防部長烏斯汀諾夫（自九月廿七日起因病重未曾公開露面並於十二月二十日死亡）與莫斯科市委會第一書記葛里辛，後者在外蒙訪問。至於謠傳似已失勢的戈巴喬夫則與契爾年科、齊洪諾夫、葛羅米柯等坐在政治局委員的前排。通常會在最高蘇維埃全會中通過並宣佈的人事變動，在這次會議則未見出現。

蘇聯「塔斯社」於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廿一日正式宣佈，蘇聯國防部長烏斯汀諾夫因重病去世。葬禮在廿四日於紅場舉行，治喪委員會主席由羅曼諾夫擔任，先前傳言他繼任國防部長的可能性最大，不過「塔斯社」於廿二日公佈，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已任命索科洛夫 (Sergei L.

Sokolov) 為下一任國防部長。他的獲得任命，顯示當局希望由職業軍人出來主掌軍權。

烏斯汀諾夫死後，外界最關心的是：(一)繼任人選對即將舉行的美、蘇限武談判是否會產生負面影響；(二)蘇聯內部的權力結構是否因而改變。由於烏斯汀諾夫是一位曾長期負責國防工業事務，而後被任命為國防部長的非軍職人員，因而外界才會猜測現在負責國防工業的中委會書記羅曼諾夫繼任的可能性極大。不過公佈的人事命令推翻了上述的推測。死去的烏斯汀諾夫七十六歲，而繼任的索科洛夫則為七十三歲，顯示在這次可能的權力轉移中，「老人」仍具有絕對的發言權，而蘇聯的「老人政治」在契爾年科、吉洪諾夫、葛羅米柯的呵護下，仍將持續一段時日。

索科洛夫是一名職業軍人，從一九三二年即開始他的軍事生涯，並於一九六七年起擔任國防部第一副部長。據說，他可能是二九七九年十二月蘇軍入侵阿富汗之總戰略負責人，在對外立場上應是屬於強硬派。不過，蘇聯的武裝部隊向處於黨的嚴密控制之下，國防部只負責純軍事方面的事務，是一個政策執行機構，國防部長的出身背景及立場如何，無法對蘇聯在對外軍事關係上有重大影響力。將在下個月(一九八五年一月)舉行的美、蘇日內瓦限武談判是否會受到影響，一些美國蘇聯問題專家指出，國防部長易人在短期內不可能影響超級強權間的關係，也不致改變蘇聯的外交政策。

## 美、蘇即將舉行限武談判

與太空武器的整個複雜問題達成相互接受的協議；葛羅米柯將於元月(一九八五年)七、八日在日內瓦與舒茲國務卿會談，以對有關這項會談的主題與目標達成共同了解。這項宣佈是由美、蘇雙方同時發表。關於這項談判，蘇聯堅持是一項新的談判，而不是恢復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八日後中止的裁減戰略武器談判(START)。至於未來談判的內容，蘇共總書記契爾年科在廿六日與英國工黨領袖會晤時表示，應涵蓋太空非軍事化所有相關的問題，及戰略與中程飛彈的裁減。美、蘇雙方且先後表示，在這次新的談判中將不設定任何先決條件。

蘇聯在這個時候願意與美國再次坐下來談判的理由，據美國武器管制首席代表羅尼(Edward L. Rowny)的看法是：(一)越來越多的蘇聯官員同美國一樣，希望減低核戰的危險，且認為裁減核武是減低此種危險的方法；(二)莫斯科已注意到，雷根政府已將美國的武力現代化，而蘇聯也正視美國的技術潛力，並希望這種潛力的發展緩慢下來；(三)蘇聯人毫無疑問地了解到，他們想在歐洲刻劃出的那一種勢均力敵的形象已告失敗。雖然蘇聯擁有多大約六對一的核子優勢，但是美國和它的盟國在蘇聯消除它的SS-1廿核彈威脅前，將不會從歐洲拆除已部署的核彈；(四)在美國的總統選舉結束後，蘇聯已無法藉拖延談判來造成美國內的爭辯，而從中獲利。在葛羅米柯外長與雷根總統會晤後，蘇聯可得到的結論是，美國希望在穩定中求和平，而這種穩定是透過實質的限武談判來達成的。因此羅尼認為，裁軍談判是勢在必行的，因為這也有利於蘇聯。至於蘇聯當局的說法則是，蘇聯過去和現在一向都希望同美國就許多問題，包括核武器和太空間題，進行真實的、平等和實事求是的談判。

十一月廿八日，美國和蘇聯恢復舉行限制核武擴散談判，這項談判在蘇聯外交部內舉行，為時三天。這項談判與中斷已久的限制中程核武談判(INF，蘇聯於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廿三日退出談判)，與裁減戰略武器談判，或與北約及華約間的裁軍談判均無關係，但咸認此項談判的氣氛及結果對未來的舒葛會談將會產生影響。至於未來管制武器談判的遠景如何，美國總統國家安全顧問麥法蘭在十一月廿五日表示，美國政府希望在未來的談判中求得平等，且獲得進展，但這可能需要長達四年的時間，而在此同時，美國不會停止在歐洲部署核子飛彈，至於太空武器的發展是否凍結，也要看談判結果而定。

## 阿爾希波夫訪平

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阿爾希波夫於八四年十二月廿一日率領一個高級貿易經濟代表團抵達北平，與中共就擴大雙方經濟、貿易、科學、技術交流進行會談。廿一日，阿爾希波夫與中共「副總理」姚依林舉行第一輪會談。當晚姚依林在款待蘇聯代表團的晚宴上致詞指出，阿爾希波夫的訪問意味著雙方交往和接觸水平的升級，而最近一個時期以來，「中」蘇之間在經濟、貿易、科學技術、文教衛生以及其它一些領域的交往得到了較快的發展；「中」蘇之間在這些方面的交流與合作，具有許多優越條件，通過阿爾希波夫的訪問將促進雙方合作關係的進一步擴大與發展。阿爾希波夫在稍早也對記者表示，進一步擴展雙方之間各個方面的實際互利合作是有很大潛力的。阿爾希波夫在中國大陸訪問期間，除了同姚依林會談外，還會見了趙紫陽、萬里、陳雲、李先念等人。

阿爾希波夫此次訪問北平，是雙方接觸的升級，他是十五年來訪問中國大陸的最高級蘇聯官員，但外界都認為這次訪問活動以經、貿、文化交流等問題的討論為重點，政治上的意義較小。在經、貿上，中共需要蘇聯協助翻新五十年代由蘇聯專家建設的工廠，而莫斯科則需要中國的輕紡工業品、穀物、肉類。在阿爾希波夫抵達北平之前，蘇「中」代表已於十一月三十日在莫斯科簽訂了一九八五年換貨協定（交換貨物和付款協定），將進一步擴大兩國貿易量及相互供應商品的種類，八十五年的貿易額，計劃增長百分之三十五點七，達三十六億瑞士法郎（約十六億美元）。

在一九八四年十月「中」蘇第五回合關係正常化磋商所發表的公報中，雙方同意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擴大彼此在經、貿、科技、文化、體育及其它領域中的聯繫與交往，是促成阿爾希波夫進行這一次會被延後行程的主因。阿爾希波夫曾是五〇年代幫助中共建設的蘇聯專家的總顧問，在蘇聯部長會議中亦是負責經濟事務。以這種身份而言，他的到訪北平，主要任務是在加強與中共的雙邊經濟合作，顯然他也達成了任務。中共廿三日宣佈，雙方已就關於簽訂經濟和技術合作協定、科學技術合作協定和成立「中」蘇經濟貿易合作委員會達成協議，並同意在一九八五年上半年簽署「中」蘇之間一九八六到一九九〇年長期經濟貿易協定。不過在政治問題上顯然不樂觀，例如阿爾希波夫在到訪的第一天即呼籲，蘇「中」雙方應再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並指出蘇聯已進行準備簽訂這項條約；然這項呼籲已為中共當局所拒，理由是，蘇聯在實質上毫無削減對中國大陸施加軍事壓力的跡象，因此只簽訂書面的互不侵犯條約，毫無意義。

## 戈巴喬夫訪英

蘇聯政治局委員、最高蘇維埃聯盟院外交委員會主席戈巴喬夫（Mikhail S. Gorbachov

）率領的一個最高蘇維埃代表團，於十二月十五日抵達倫敦，進行為期一週的訪問。戈巴喬夫是夫人舉行會晤，雙方論及了東、西方緊張局勢及武力增加問題。前者並轉交蘇共總書記契爾年科的一封信，信中指出，在當前的國際局勢中，蘇、英兩國一定程度上的相互了解具有重大意義。余契爾夫人指出，信中提出的觀點能使人對東西方謀求達成協議、防止世界局勢繼續惡化，寄以希望。英國官員對這次會晤沒有做出立即評論，蘇聯「塔斯社」則指出，雙方對造成緊張局勢的根源意見不同。十七日，戈巴喬夫與英國外相舉行會晤。十八日，最高蘇維埃代表團同英國國會議員舉行會晤。這次訪問原訂於廿二日結束，由於蘇聯國防部長去世，代表團提早一天返國。

綜觀此次蘇聯最高蘇維埃代表團在英國的言論，尤其是戈巴喬夫所提出的，皆在美、蘇即將舉行的限武談判上打轉。戈巴契夫在抵達倫敦時即指出，他希望緩和武器競賽和改善東、西方關係，他並強調蘇聯從未想在軍事力量上取得優勢地位。在十七日的一項午宴演講中，戈巴喬夫說，在預定

於日內瓦舉行的美、蘇談判中獲致關於核子及太空武器上雙方可接受的協議，是非常重要的，而在目前狀況下，防止把武器競賽延伸至太空更是特別重要，否則希望停止核武競賽是不切實際的。十八日在對英國國會外交事務委員會發表演說時，他再度指出，美國在未來的談判中應採取有利於談判的實際立場，他並提出蘇聯對即將舉行的談判的建議是「可以涵蓋太空非軍事化和裁減包括戰略與中程核武的一個完全新的談判」。不過在十八日與工黨領袖會晤時，戈巴喬夫否認了蘇聯把太空非軍事化視為是舉行談判的先決條件。

這次蘇聯代表團訪問英國是應「國際議會聯盟」英國小組的邀請。但是由被視為蘇聯第二號人物的戈巴喬夫率團前往，則令英國官員感到意外與高興。如此一來，英國官員不但可以好好觀察戈巴喬夫，也可給對方一個實際了解英國的機會。在蘇聯方面，派出這樣一位高級官員前往英國訪問，可藉機向歐洲宣示蘇聯在美、蘇裁武談判上的立場，並乘機拉攏歐洲，所以戈巴喬夫甚至在演說中說，歐洲是我們的共同之家，而非戰場。

至一九八四年十二月，蘇聯軍隊入侵阿富汗已屆五年。據「時代週刊」在同年初的估計指出，蘇聯在阿富汗駐軍，目前每日耗費八百萬美元，而在過去四年中，已有兩萬名左右的蘇軍喪生。儘管在資金、人員的慘重損失下，以及在聯合國決議與各國輿論要求蘇聯撤軍的壓力下，蘇聯仍然無意撤走其在阿富汗境內的約十~十二萬名的軍隊。

目前阿富汗反政府的游擊隊有多個不同的組織，他們主要受到美國、中共、巴基斯坦方面的支持。美國在一九八五年將給予阿富汗反抗軍二億八千萬美元的軍事援助，使得美國對反抗軍的軍援總數達到六億二千五百萬美元。而在不斷的戰鬥及游擊戰中，受害最大的是阿富汗百姓。為了要嚇阻阿富汗人民幫助反抗軍，蘇聯軍隊經常採取焦土政策，使得平民的死傷增加。阿富汗原有二千五百萬人口，現在除了逃出的難民外，只剩下約一千萬人。在戰事上，蘇軍於八四年四月份發動對潘吉夏山谷（Panjshair Valley）的第七次大攻擊，將阿富汗反抗軍從這個據有天險的據點驅走，其目標是要在年內能够完全控制反抗活動。但在六月份，反抗軍開始向潘吉夏山谷反攻，並獲得美國衆院撥款委員會的撥款五千萬美元作為援助。不管是阿富汗政府軍或反抗軍都刻意地宣揚自己的戰果，反抗軍為的是要爭取外界的同情與援助，政府軍則為了一定民心。阿富汗的戰事也禍及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官方說，自一九七九年底蘇聯軍事干預阿富汗、壓制回教反抗軍以來，已發生近五百次邊界事件，使得由聯合國主持的有關解決阿富汗問題的調解（為促使蘇軍撤出、並使巴基斯坦境內三百萬難民返國而籌劃的間接談判）受到阻礙。

蘇聯原計劃在短期間內完成阿富汗的傀儡化，掌握此一南亞戰略樞紐，作為其環球戰略部署的一環。但是，歷經五年仍然無法達到此一目標。進入阿富汗的蘇軍，雖然在調動上仍可來去自如，却無法有效鎮壓住游擊隊的反抗，有如陷入泥淖，無法抽身。由於戰事的不見成效，蘇聯於八四年四月沿著阿富汗接壤的邊界，部署了圖一十六殲式中程轟炸機，一方面使其侵阿行動更加落實，一方面鼓舞駐阿富汗的蘇軍士氣。蘇聯和阿富汗政府目前所做的種種努力，旨在造成既定事實，迫使反抗勢力和外國敵對者向現實低頭。因此，他們必須使目前局勢繼續拖延下去，越久越好。也因此，蘇聯在任何壓力下，絕不會輕言撤軍。